

盛世下的文化視野——圖書

吳璧雍

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善本古籍逾二十萬冊，其中近八成來自清宮舊藏，而清宮最重要的收藏者為乾隆皇帝，故二月下旬即將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展開的「物華天寶——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」，圖書文獻處即以乾隆皇帝為主角，選了五組件配合展出，此即《御製詩三集》、《西清古鑑》、《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》、《四庫全書》和《藏文甘珠爾經》。數量雖少，但其中有本院收藏古籍的特色。



《御製詩三集》 乾隆皇帝

首先，《御製詩三集》要展示的是卷首的乾隆畫像，其緊閉的雙唇，炯然有神的目光，正是盛年時期精明幹練、志得意滿的神采。

乾隆雖以攻城掠地拓展疆土，號稱十全武功，自詡十全老人，但畢竟深知在漢文化系統中，不朽功業的建立是文治不是武力，因此，他在順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九十二年的統治基礎上，努力以文化事業宣示滿人在漢民族傳統上的正統地位。他收藏器物、書畫，也創作不少時新工藝，使藏品



文淵閣 《四庫全書》

之豐前所未見，本次赴奧地利展中就有不少新作器物，如乾隆朝所製〈玉熊形尊〉就是一件仿古作品，其原件也收藏本院，著錄在《西清古鑑》卷三十八，故擇《西清古鑑》赴奧配合展出。而《西清古鑑》的編纂係仿效北宋《宣和博古圖錄》的體制，今北宋本早已亡佚，本院收藏之《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》是目前傳世最早的版本，故與《西清古鑑》共同展出，則可見其傳承之關係。

而乾隆的文化事業中最值得稱揚的當屬《四庫全書》的修纂，本次選一函及經、史、子、集、目錄各一冊為代表展覽，除讓世人一睹其廬山真面目外；主要是緣於《四庫全書》在圖書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。當時繕寫七部，分貯七閣，流傳至今已只餘三部半，本院所藏為繕錄最用心也最完備的文淵閣本。

《四庫全書》為什麼重

要？除了聚集十八世紀以前中國古書的精品，保存了許多可能早已亡佚的古籍外，它同時開啟了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、《四庫全書薈要》、《四庫全書考證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、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等幾部相關書籍的編印與繕寫，提供後世更豐富的四庫學資料，此來龍去脈可略述如下：

一、原只想輯錄明代《永樂大典》中當時已亡佚之書的《四庫全書》起步工作，隨著《四庫全書》修纂任務大規模的開展，應錄應刊的書籍越來越多，於是有意總管大臣金簡提出用棗木活字排印書籍的建議。在獲得乾隆皇帝首肯之後，金簡即聚武英殿工匠製作大小活字二十五萬餘個，並寫成《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一書，記錄活字製作方法、相關用具及工作流程，作為將來排印《四庫全書》之用，結果《四庫全書》以抄繕方式



《藏文甘珠爾經》

完成，金簡的活字則排印了一百三十四種，多屬流傳稀少之書，乾隆將之稱為《武英殿

聚珍版叢書》。

二、因應乾隆恐不及見《四庫全書》抄竟的憂心，修纂官遂從《四庫全書》中擇其精華，編成《四庫全書薈要》。由於是供皇帝御覽，故繕寫、校對皆較《四庫全書》謹慎細心，裝潢用料也比較講究；同時也因完成的時間較早，反而保存較多的原書文字，正可與《四庫全書》刪去許多違礙文字的情況作比較。

三、為了編纂《四庫全書》，乾隆皇帝下令各地方政府廣搜圖籍。但搜書範圍一廣，纂修官就須先為之劃分應刊、應抄、應刪等類型，同時為每部書撰寫包括作者、內容簡介之提要，而後才由皇帝裁定。如此，則每一部書必有一篇提要。但提要難出眾手，體例不一，須加修訂與潤飾，故推舉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負責，由他們劃分收錄書目與存目，按類編排。於是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就順理成章，水到渠

成。換言之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成書實為工作上的需要，但因有紀昀和陸錫熊的潤飾與統一體例，使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成為一部獨立的學術著作，而且是目錄學上的典範之作。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、《四庫全書考證》的情形亦然，前者為了便於翻檢，後者可補底本之不足。

《藏文甘珠爾經》的獲選，係彰顯乾隆皇帝對藏傳佛教信仰的尊崇。本為慶祝生母崇慶皇太后八旬萬壽而特別製作的一套大藏經，凡一〇八函，由於上下經板各彩繪佛像及護法，並鑲嵌珍珠、珊瑚珠、藍綠松石，經葉邊緣又以泥金圖繪八吉祥圖案，莊嚴華麗，金碧輝煌，正是清代國力強盛的表徵。

本次圖書文獻處選件以乾隆皇帝為中心，因為他是本處收藏古籍的靈魂人物。

